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前集

合柔順節

柔順

容悅
苟隨
比睚

古鑑

厚源

有臣道有臣節

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
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矣

事君不可過於諂

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是鞠躬
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語好九二大臣
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以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

下此過於卑巽之甚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者君之股肱國之棟梁民之表極也如平皮侍懶忽跳出一浪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詰其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乎健然則巽之九二又無所可用乎其推用之以祭祀則吉而無咎矣百拜而不為諂駿奔而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况事君而過於諂乎接得緊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有闕鎖

以剛者用柔道則吉

巽之為卦為曲為廢為苟不為詭隨為導諛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蓋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可為躁可退則退而不為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句好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無所可用乎其推利武人之貞乎蓋巽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議論是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應上語好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用事切當

經云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能順則上下亦順之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陰之臣發出本旨極佳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鬼田而獲君庖實客乾且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且之象也善發明是文也丙吉有焉過得自在以屬精之宣帝為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為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細玩此說真可謂發義文周孔之秘藏者

經云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過於順者終不利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難得極是蓋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

也在上而過於順何異在下之卑而順議論切當然也

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大有發明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其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有力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有味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

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好

經云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

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九二又見前

取容者終不利又見後

見君子小人門

以不說為說

當允說之世天下大悅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眾人

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好故成帝宴安之餘非朱

雲莫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游颺

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允以說為說和允不以

說為說

不可苟說於小人

禮不妄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最易說

者九小人也有分別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允說之世

天下視其所悅而赴焉者也文勢好惟九二以剛正

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偽妄

說者絕之是句法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

意到故周伯仁受刀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

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譙之皆愧於允之九二者也用

事好然聖人猶戒之曰信志也

經云九二孚允吉悔亡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

說小人者終不免於禍

王介甫之於呂惠卿初喜其順已卒逢其賣已

又見君子小人門

文前二
暱於邪則正士自踈

隨於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間而自踈勢不兼也識事勢故遠子馮初嬖八人而申叔時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用事好而况不為遠郭者乎韓得有有力

取容者終不利 又見後

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安世二欲以免人乃不免於身故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不苟從則安

鄭駟良之爭子產兩無所從齊栾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又見朋黨論

不可苟從

臣固從君如女從夫夫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 僵語好

從違不必拘

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潭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弃而不為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

經云上六比之无首凶

大賢從君則眾士歸

舜之從堯四岳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

主也伯頤之從宋魯成公歸之宋也造句迥別

不可苟隨

如真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矣

從貴知審

四皓從子房兩生拒叔孫近臣之賢與不賢每視之以為進退矣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憲融從巢龜從卓劉柳從叔文為正可乎及下有力

隨有二義

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儻功之薦利有在於迂國則遠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二證俱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允少女震長男二行則女隨也善發明

○隨卦震下兌上

經云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必知所審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二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三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經云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取容者必不利

蓋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物正終論士不能以
孚其朋議論合人情如鄭朋之兩從季布之屢叛人
誰納我直其無所容身也

又見臣道門通用

○用人門

用人

附

人才

才隨用而著

擢之鷲坡鳳閣必能聘調瘼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
能展判花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笑齋堂而鳴琴花
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從鷹鷂句句新采
上焉者置之鳳池鴉樹則必唐虞乎斯世次焉者置
之廣廈細旃則必堯舜乎吾君又次焉者置之窰坡
玉署則必灑噩乎斯文 字字華豔

才貴能取而用

人才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珠之藏於淵矣大者

為楹小者為桶工師之採於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
之珠夜光之寶漁人之得於淵者未見其有匱人才
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之如何耳譬喻好
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群間孤剛
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
壅於聞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
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說得是

才貴能用

使善用者起而求之濯摩翦辨而用之則故者新儒
者奮而聚者散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是後世
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不得其用以為
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

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貴思妙何前之無而後之有
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推上之人如何耳

人君當愛惜人才

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
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愚嘗問之天下之才
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生之而君成之亦君壞之
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甚委
曲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
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
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
幾何事老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彼之能而此濟
之以長當陰陽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

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
意盡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保養而愛惜之有
味之語

本朝培養人才之盛

近世培養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
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
士充滿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
一夕哉自紹興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為奸邪挫擣
銷泯不盡不止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戚愍
鄭公者公主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虜及城
公死之名大字潛前此故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
聖崇觀之大臣之所銷泯不盡者邪嗜慶曆元祐

之奸邪顧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國朝人才成壞

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并成於元祐初壞於
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
也至今被其患

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

盡斥崇觀之奸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
忠義才德之士暫晦而愈光姦臣誤國者終不逃其
誅振而作之十有餘人物之盛寧有慶曆元祐之
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許只羅織以痛折天
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
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鏽好

士風係國之盛衰

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語意高妙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郵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發越佳處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豈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字面稱而語有斟酌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

吾國治亂係人才

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乱用事好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

居而越伯五段入而秦喜樂毅不而燕懼季良在而秦不可伐官之奇存而虞不可欺楚以增去而士蜀以亮死而壞餽匱奇珍奇真可膾炙人口人才之去就大畧可成矣覽遺編而長吁憤英雄之罕有有感慨相國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室之伯王晉人以謝安起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不進而决天下之安危好黃石之一編可以感秦命於二世桐江之一線可以重漢祚於千鈞意思好甚

得人乃可強國

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有人也好故符堅欲置晉師而王猛以為不可用事好謂謝安相

冲乃江左之望然則存晉者二人而已矣好

聲名動人

李揆第一名在四夷晉公安否見聞夷狄堂二山立
風采振揚真有以伐狡焉耆之謀而國勢九鼎

國勢以多才而扶

非天下不可為之事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材孰為
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陽剛君有斯才矣九三之
大臣又斯才也九四近臣又有斯才九三群臣又斯
才也斯厦也亦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
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撓也厦其可顛
乎好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進一步好
大抵人才之在吾國忠良者吾懷心也壯勇者吾爪

來也才幹者吾股肱賢德者吾棟梁英豪者吾舟楫
沉毅者吾柱石句艷國脈痞矣汝矻劑之民命危矣
汝醫治之君德蠹矣汝藥石之真雄麗雅健之作

任重之才

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迹天下之至遐夷天下
之至險下字異衆大才亦然得辨

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
爾惟干將若極沉溺爾惟舟艦李詒命句法

使斯人而在春秋必无吳越晉楚爭衡之患使斯人
而在戰國必无齊魏三晉縱橫之憂使斯人而在吳
晉宋齊梁陳之間必無南北之割據發此意極好

用必加寵

是必分鄧禹之麾飾盛寶憲之幕府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而後可

用不必疑

善任人者疑則不信二則不疑既信是人矣而復疑之語好則事不能以濟而功不能以成既疑是人矣而復信之則吾雖信之愈深而彼之自疑也終不釋信其所以疑而疑其所以信皆非善任人者也議論合人情

有才不能用

唐之文宗耻為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赧獻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大臣則涯鍊也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二不必用而欲平關尹之禍難矣

考穴九熟

屈原曰捨騏驎而不乘兮違二而重索此愚生之所
以歎也好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惰猶懼天下之人不至也占地位說起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深識利病而謂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好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是

不必遠慕

漢文帝近遺魏尚而遠思頗牧唐文宗近捨裴度而遠慕蕭曹何耶蓋燕薊之人不貴燕薊之羊酪而貴

南海之海物蕃夷之人不貴蕃夷之獲蜀而貴中國之綺繒也譬喻佳甚

任賢使能

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无所不為故可使而難御善酌量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託之以國託之以子託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散以託之也此任賢使能之效也用事精切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之而反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无成功所謂能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相温以國秉則幾僭竊此失於任賢使能之驗也亦切

大賢用則眾賢至

大則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入燕而群賢至

人才進退必有其節

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毀廉耻之操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端然如藝苗而望其成譬喻好

大才可兼眾職

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礼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两周公用事詳確

喜作商霖澤潤生民怒把周戈威震夷夏朝游秦關
而慷慨暮佩漢印而縱橫君子一身出處大節固有
常人所不識也好

觀其文已知其才

讀野水橫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味山川草木
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意妙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前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前集

君子小人門

君子小人

附

朋黨

小人托黨論以空君子

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發越佳擾
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朋
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逐天下
之君子以求空天下之人才。亦莫如黨論。親族黨也。
交遊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
幸而治之。以黨則族親也。交遊也。所薦引也。可一網

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

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然終亦自陷於險
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又
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窩險中之險也然穿人者必自
穿險人者必自險捨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險而凶
者也故官者盛而黨錮具黨人死而官者滅證切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葉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
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好然陰極則生陽亂極而
思治白公之亂楚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
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而民所載之效也群小剥
正道以覆邦家如剥床馬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

已。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
少。悟。矣。痛。快。庶。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
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
剥。廬。終。不。可。用。之。驗。也。

君子易退小人易進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
小人也知群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
進而有所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一小
人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二譬俱佳拔
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
於君子之類進也驩堯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群
小憂好

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遷曰：友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然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

大賢乃人才之主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宰衆俊。歸泰之初，推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群賢，不可無一君子之力。堯宰一舜，乃得十六舜；二舜一禹，乃得九禹。好吉孰大焉？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祗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魯。祗以亂魯，婉

君臣相得，則說說不得行。

管蔡之謗，周公不卞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夫以五陽決去一陰，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

小人之誤國誠可懼

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痛哉！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豕者。豕人，一用何處？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讀之令人毛寒，蓋秦

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晉於張禹談經之時是咸陽
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好
一伎來百伎集不凶于而國乎若廉來之得位凶于
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德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發
得意出故廉來之誅不足平而成湯之不祀誠可乎
恭顯之戮未足痛而炎祚之中微真是痛為人主者
亦可以自省矣和切

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漢成知惡石頭而不知王鳳即石頭也此意極好唐
憲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妙以此見
王鳳好深之謀尤甚於石頭皇甫鎛回邪之計愈深
於王叔文矣是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奸而
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灾人肯之畢
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
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奸邪是
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
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作
矣

會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郡陵厲公欲抑司馬
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以之
驗也

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
危亡則已踈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

摠攬勤摠攬則已無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逸游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揜之以奸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小人奸邪情狀皆為破而莫能逃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好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剖下分曉真所謂筆端有舌者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此段使小人觀此誠可為之悔悟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斯高之亡不足弔而弔一卅之遽亡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異之罔終

此一轉命尤好為人主者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否之初六乃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乃小人之魁石頭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於初壯於一窮於三群小用事三斯盈三斯窮矣

君子小人相為消長

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允之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允說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推而謹擇焉語不迫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則懼容說之小人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婉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小人情狀的是如此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

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文吉說俱勝六三者君心之膏盲也。九四皆膏盲之箴灸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證用而封淪沮李絳入而承璽去。此一段文勢一起一伏如長江大河波濤洶湧源源不絕可見筆端有餘鋒矣。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遺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是震之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圍說高處至陰之位百鍊化為繞指一齊咻於眾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位百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

雜處漢朝珣瑜在文並居唐位是已
遠子馮比八人者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

咸之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欬

周伯仁受刀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譙之皆不能守以剛正而惑於小人之妄說也不然子西腫白勝死於白勝好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其可信乎老故曰言其誘我也憂之忘者誘之昌

求從鳳光從秦固從憲色從卓皆不防而信之故從

之斯受殘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

小人容說終不自利

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世之書。張湯之貶不在於對八使之時，而兆於摩竭居之足。好斯之諂，自以為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為托私之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自敗也。議論勝蓋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合人情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無所容身也。是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

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而易位。不知反以位而易宗矣。為小人者可不鑒茲讀之誠，可使奸邪欲在

小人之黨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允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允之。小人如驢，堯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弗皆引允而未光者與。

君子退則小人以類進

蕭傳殖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歎賀王氏九齡。能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秦之六四乎。剝之六二，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欽剝之六四，其當奏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君子之黨

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東之以誅二張非同於為黨乃同心於為國也

君子不為黨

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非真有松柏特立之操者能如是乎

君子不終困於小人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鴟鵂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證矣齊蜀霸者也而况不為霸者乎轉語好然則君子病不困矣困何病哉尤見筆力

小人不可親暱

物以相親有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高婁同權困不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用事佳

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難得好近之則難遠也是近則寵二則尊二則僭二則難遠議論來來

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用得切然陰切以殺之不明正其典刑亦可羞矣好

堯且憂驩堯畏孔壬况不為堯者乎文有叫應

聖人作易深防小人

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

戒其致寇九四欲其懈悔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王議論有根據極好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好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踈君子哉文意委曲

狐者小人之妖恭頤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媯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翼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字字膾炙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固不為不詳矣

難生於小人推君子能解之

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原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

過於洪水極好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發出此意十分好

小人不能動君子則国安

寇陽者陰讎正者邪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讎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議論出人頭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好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矣

小人之似君子者

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桢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用事好陽為凱拂之道陰成附麗之謀

絕小人之根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縮泥光弼垂定河北而復置思明，皆不開小人聽順之門之禍也。

君子難進小人易盛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矣。

去小人當用果決

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壁，入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於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舜

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之有哉？好

小人知敬君子亦國之幸

相溫初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語可為借寢者之戒。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款不然，壅甚必決，緼甚必裂。語好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合薦舉門

薦舉

大臣當舉才以濟治

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
材太平非一士之畧也

公卿當以求士為心

同慕容之避兩者未知容之賢也而郭泰獨知之非
泰之觀異於衆人之觀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發出此意亦好遇異缺之耕鑿者未有知缺之敬者
也而曰季獨知之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之見也季求
士之心異於衆人也探本之論

薦賢必有以容之

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險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二句如斷案師德賢而嵩雖有紬繹

君子不當引小人

蒙而無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貴是驩堯之薦先三四岳之薦鯨一也而人不咎驩堯亦別得分曉越人之弯弓兄之弯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好

薦舉徇情之弊

短牘朝馳長箋暮進其舉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薦其舉曰互綢繆托契結以恩惠其舉曰私白登大都與女姦為市其舉曰鬻鬻塚中情弊膏盲

大臣不能薦賢

若不蹈臧文仲切位之罪終必貽孟軻蔽賢之誦矣反語有力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薦引也一董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不用也難得倘若所招延惟諂諛軟靡之士則弘之客館与屈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好

薦用當從公法

趙文子取人於管庫而七十之管庫不負於所奉崔貽孫取人於親故而八百之親故不失於所除



缺卷5-卷6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臚卷之四

誠齋先生文臚

前集



